

輯一：物的名字

內褲情歌

被求婚的那天下午，跪在地上的男人將戒指高舉過頭，黑黑的腦袋讀不清楚情緒。我的心瞬間縮成毀損的 word 檔，明明有滿滿的字，列印出來卻都是白色的。

一生（大概）只有一次的重要時刻裡，整個房間的相機眼睛對準我，要捕獲關於愛情最終的答案。可是，如果這是一張已經成像，關於 to marry or not to marry 的攝影作品，讓觀者心癢難耐的刺點（巴特說，刺點是從景象中彷彿箭一般飛來，射中觀者的小細節），應該是女主角一路向北，不合時宜的僵硬人中。然而，對女主角而言（也就是同時作為觀看者/被觀看者的我），像箭一般飛來，微小卻刺痛的，是卡在屁股縫的內褲。

「吼喔，好想摳出來喔。」是的，這就是全世界都在等一個答案的當下，緊揪住我的唯一念頭。

我相信，對大多數的女孩而言，生命裡舒伯特也無言以對的時候，如芒在背，如鯁在喉，都不如一條卡在股溝裡的內褲那般難耐。

少女時代的夜晚，山氣入窗，最喜歡趴在床上讀張曉風〈紅毯的那一端〉，邊讀邊哼彭佳慧的〈走在紅毯那一天〉，相信長長等待的終點，我的心果真會是一張飽滿的新帆，被風虎虎吹著，鼓脹著，那該多美。後來才知道，自己這般癡醉，不過是羨慕她們能夠用全部的心意去確定一件事情罷了，個性拖沓如我，長大了才明白「確定」是難能可貴的。然而，沙特老早就警告過我們，絕對的自由與選擇使人苦痛，你如何得知一個決定的背面是什麼樣的風景呢？特別是必須在眾目睽睽下做出蘇菲的抉擇，還得先把自己整尊好好端著（小說《蘇菲的抉擇》作者威廉·斯蒂隆談的當然不是求婚，而是更沈重的存在問題，但同樣都是無法抉擇的抉擇啊）。

其實，劇本在開拍之前已經寫好，點頭、流淚、相擁、轉圈圈才能讓觀眾滿意。偏偏那無可忽視的異物感，讓我無論如何只想衝進暗處，鬆開褲頭，然後呼出長長的一個「啊」字。這麼說好像有些殘忍，但是，立在玫瑰花瓣圈圍成的心形裡，那麼美好的時刻，我的的確確有幾分像是站在審判台前，處於一種存在主義式的「卡屁境遇」中。

說到底，人生每個「卡屁境遇」，都來自一條不合身的內褲。

跨過二十五歲之後，新陳代謝留職停薪，腰肉徒長，一路從臀翼層遞而上，漸漸地失去界限，小團圓了起來。消費行為中最令人著迷的質素，是讓你買回一個幻覺。經常買一條過小的內褲，或者一望便知腿肉灌不進去的 Skinny 牛仔褲，就像沙漠中的旅人，願意用他全部的財產買眼前的海市蜃樓，即使那是自己永遠也到不了的地方。

友人 L 曾經為了買一條 S 號的內褲，在賣場和男朋友僵持不下。「我記得以前穿 S 號就可以啦，就算變胖了，瘦回來就能穿了不是嗎？」偏偏男朋友堅持她應該認份做個 L 號的屁股。友人沮喪非常，就在那一刻，她突然覺得，這個男人真的一點也不適合她。

望著自己半個衣櫃尺寸太小的內褲，遂想及幻肢的概念。失去四肢或身體器官的患者，剛開始的時候仍能感覺到它們附著在軀幹上，感知溫度，甚至發癢、疼痛，稱為幻肢痛。何俊穆寫的詩集取作《幻肢》，他說：「幻肢就是，我沒有，但我假裝它有。」每個塞在 S 號內褲裡的 L 號屁股，其實都有著青春的幻肢痛吧。一去不復返的曲線，套上少女內褲後，便能假裝它還在那裡。「所以，那件內褲好穿嗎？」友人 L 嘻嘻笑，捏起一把腰間肉，說：「憋死了。」寧願將自己擠進不合適的內褲，也不願意將就不合適的男朋友，我看見三十五歲的 L，青春的斷肢正隱隱作痛。

Alex Grigg 有支四分多鐘的動畫短片，就叫《幻肢痛》(Phantom Limb)。在一場幾乎奪命的車禍後，Martha 失去了她的手臂，然而，患有幻肢痛的卻是當時騎車的 James。Martha 斷肢頻頻騷擾 James 的場景，簡直有如泰國鬼片《鬼影》，管你行走坐臥，都要與你愛相隨。不過，我卻覺得這部動畫短片浪漫極了，高中學過的英文片語「穿他的鞋」(In someone's shoes)，意思是設身處地替對方著想。光穿鞋怎麼夠呢？當她的斷肢，或者，作一件努力吞進 L 號屁股的 S 號內褲，才是最濃烈、深刻的愛與理解啊！想到這裡，我好像忽然有點懂得友人 L 了。

另一個為內褲煩惱的友人 M，第一次和心儀已久的男生約會回來，就拉著我哭：「今天跟他上床了。」哭的這樣激烈，一定是被對方欺負了吧，正準備挽起袖子教訓臭男生時，她又扯住我的手哭：「不是啦，是我今天毫無準備，穿了一條鬆掉的阿嬤內褲。」

每一次赴充滿無限可能的約會，最最擔憂的大概不是餐廳美不美味，而是今天內衣褲穿整套了沒？那是關於內褲的符號政治學。我的男性朋友曾經告訴我，層層剝開女伴的衣物後，內褲就像是等在那裡，第一句要對他說的真心話。若是

黑色蕾絲織花內褲，嗯，她一定很清楚自己的魅力，可能同時俱有一點攻擊性；若是白色棉質內褲，再撒上小草莓、小藍莓等各式水果，那必定是單純可愛，對戀愛還有滿滿的期待；若是丁字褲，這個嘛，就比較難斷定了，應該是不受束縛，卻又享受痛苦的女子吧。聽完他的內褲心理學，噗哧暗笑，穿丁字褲的女人，極有可能只是常穿的內褲都積在洗衣籃裡沒洗啊！西蒙波娃說：「世界的再現，如同世界本身一樣，都是男人的作品，他們從自身的觀點描述它，並與絕對真理加以混同。」我們都明白再現不等於真實，若內褲作為一則象徵符號，其符號義的約定俗成，究竟是誰與誰的約定呢？

無論如何，一條女性內褲，絕不會是一句真心話，反而比較像是一行修辭華美的謊言。

不過，阿嬾內褲的奮鬥史，有《BJ 單身日記》替它平反。當胖胖的芮妮齊薇格飾演的布里吉特·瓊斯，用一條巨大的膚色阿嬾內褲套牢黃金單身漢達西先生，我簡直要在戲院內鼓掌叫好。阿嬾內褲才是女人的真心話，包覆性剪裁，柔膚觸感，無論多大的屁股都能輕易托住。布里吉特·瓊斯用一條大內褲激勵了我，原來這個世界上，還有人在最初相遇的時刻，願意托住那樣鬆垮、醜陋的自我。聽說，這條偉大的內褲在 2006 年被皇家公園基金會公開拍賣，所得將用來修繕倫敦公園景觀，公園也是都市人的阿嬾內褲，親民、透氣又舒適。這本來會是一則很美的隱喻，只可惜最後休葛蘭受邀在內褲上簽了名，向所有倫敦女孩宣示，英倫花花公子到此一遊。

回到我的「卡屁境遇」。整個房間的人還在等我的答案，拿著相機的攝影師開始躁動，深怕把喜劇拍成悲劇。我突然想起跪在地上的男人曾經向我抱怨：「又不是你們女人才有內褲方面的困擾。」男人有什麼困擾呢？後來才知道，維多麗亞時代的英國，男性內褲原型為貞操帶，是醫師為了防止青少年手淫發明的得意設計品，連睡覺都必須戴著，不捨晝夜。看來，無論性別，內褲都曾為了掩蓋真實而生，19 世紀英國的男孩穿上之後，內褲就成了修辭裡的轉品，將動詞轉為安靜的名詞，彷彿男孩勃發的性欲也能這麼轉介出去。當然，真正困擾男人的不是歷史原罪，他只是很委屈的叨念：「其實男性內褲也有罩杯，我也會有裝不滿的擔憂啊！」說到底，還是尺寸的錯，男性亦有幻肢痛，一道永遠關於加法的難解數學題。

想到這裡，以一種莫名奇妙的方式，我終於有了篤定的感受。

如果生命裡有一個人能像卡在股溝的內褲，他就在皮膚的夾層裡，隱隱然讓

人覺得渾身不對勁，卻也不至於使你痛苦得無法生活。靜靜地等待你把他扯出來，再靜靜地卡回去，來來回回，靜謐而堅定，一首關於內褲的情歌。

我想，這或許就是愛吧。